

## 论艾尔雅维茨的“文化政治”美学主题

彭成广

---

**内容提要:** 艾尔雅维茨的“文化政治”美学主题主要体现在:一,从“他者”与“自我”的裂隙中考察“东欧”特定时期艺术“言说”的现实境遇和主体化努力,彰显艺术美学话语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政治”意图;二,从“全球”与“地方”的差异出发,认为当今艺术概念具有普遍化的遮蔽性,应坚持艺术的“去普遍化”功能,同时指出在全球化语境中,美学与艺术正在走向合一,美学具有“地方性”“去中心化”“去总体化”等后现代特征;三,以“先锋派”为例揭示出艺术、美学与政治、革命之间的复杂辩证关系,认为“先锋派”以介入现实、融入政治、引领革命的姿态发挥着艺术的公共实践性,延续并扩展了“文化政治”传统。

**关键词:** 艾尔雅维茨 文化政治 美学 革命 他者

**作者简介:** 彭成广,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现代性美学研究”(22FZWB081)、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卢卡奇的‘审美特性’思想研究”(22YJC751025)阶段性成果。

---

**Title:** Analyzing the Aesthetic Theme of Aleš Erjavec's Cultural Politics

**ABSTRACT:** The aesthetic theme of Aleš Erjavec's cultural politic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aspects. Firstly, he examines the reality of artistic expression in Eastern Euro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gap between self and Other, highlighting the intention of cultural politics in art's aesthetic discourse. Secondly, judging from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lobal and local, he believes that the current concept of art is deceptively generalized and that it should adhere to the de-generalizing function of art. He also points out tha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esthetics and art are moving towards unity, and that aesthetics has post-

moder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being local, decentralized, and de-integrated. Thirdly, he uses the avant-garde to reveal the complex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esthetics,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and maintains that the avant-garde can shed light on reality and politics to inspire revolution, thus reflecting the public role of art, which continues and even expands the tradition of cultural politics.

**Keywords:** Aleš Erjavec, cultural politics, aesthetics, revolution, the Other

**Author:** Peng Chengguang <1181757315@qq.com>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610225), specializing in the aesthetics of Eastern European Neo-Marxism.

文化与政治具有内在合一性,文化为政治运行提供了基本符码,反过来政治又不断地丰富着文化的内涵,进而凝聚为人类生存实践活动的基本样态。20世纪是文化焦虑的时代,也是文化政治话语广泛确立的时代。“文化政治已广泛地渗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政治思潮或理论流派中”(范永康27)。对于“文化政治”命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有较为集中的论述,将关注焦点从原先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宏观领域变革转向文化、艺术、美学等微观领域实践,对此学界已有不少相关阐释。同样应该但尚未引起重视的是,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奠基者卢卡奇等人的直接引领下,以鲜明的“人道主义”底色对20世纪以来的文化危机、现代理性文明和前东欧社会主义改革试验探索等进行了多维度的文化批判,形成了丰富的“文化政治”美学主题。它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既有重叠交叉更有对立补充,值得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列西·艾尔雅维茨(Aleš Erjavec)为中心,集中考察其艺术美学思想中的“文化政治”意蕴,以丰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艺术和文化研究,同时为研究全球化语境的当代艺术美学潮流提供一些启示。

### 一、自我与他者的裂隙:艺术“言说”的文化政治

艾尔雅维茨聚焦前东欧社会主义改革试验时期的文化反思,对该时期东欧艺术“言说”的现实境遇、“主体化”、“自我”表现方式进行了集中考察。他以“差异”和“区隔”的双重视角将“自我”审视中的结果与“他者”视野中的“东欧”进行比较,立体呈现东欧艺术在“言说”中所形成的“自我”与“他者”间的裂隙,表现出深刻的“文化政治”美学主题。

首先,文化政治中的“言说”。言说的核心是处理“他者”认同与自我“言说”之间的关系,无“言说”,则无政治亦无文化。有学者指出“在当代社会,审美评价和艺术批评成为人们表达平等意识,参与文化共同体建设甚至包括改变文化治理方式的基本方式和基本内容”(王杰、艾尔雅维茨42)。在这里,“表达”与“言说”具有一致内涵,“言说”构成了艺术“何谓”“何为”“何在”的存在基础。一方面,“言说”是艺术家观察世界、表现世界与实现自我认同的主要方式,他通过“言说”来保持并确认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在“语言学转向”的潮流中,“言说”的主体从艺术家独断变成词语间的相互纠缠,词语以“内爆”的方式要求言说者须以更加否定的方式质疑批判现存一切,进而践行“言说”主体的特殊功能。以上两方面为理解“言说”主体及如何“言说”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次,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关于艺术表现与政治再现之间的关系,艾尔雅维茨隐藏了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聚焦艺术家,即艺术家的“主体化”及自我“言说”表现构成了考察中心;二是“自我”凝视与“他者”观看之间存有无法消除的差异,差异隐含着“言说”背后不同的政治观念。这两个前提在具有特定政治意味和地域文化的“东欧”极为重要。“东欧”身份是被“建构”的,具有不确定内涵,且多样杂糅的文化强制输入造成“东欧”常处于沉默与失语的境况中。对东欧本土居民而言,欧洲中心在别处,东欧与世界上其他殖民地的处境相似甚至更为“他者”。正因为“东欧”缺乏稳定延续的共同“身份”,所以“他者”与“自我”之间所观看到图景存有巨大差异。“东欧”是碎片化的集合观念,无法真正确立东欧的“主体性”,东欧艺术家如何“主体化”就是个问题。艾尔雅维茨坚持认为,“自我”需要以学习“规范”或自我“规训”的方式来“言说”,“言说”是“主体化”的前提。

最后,艺术“言说”的政治功能。东欧艺术家不懈地努力“言说”,通过文化艺术领域影响辐射到社会政治领域,艺术发挥着揭示历史真理、加强特定国家和政治实体等认同作用。1989年,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东欧”已不复存在,东欧未来何去何从?在艾尔雅维茨看来,1989年之后“艺术和文化有可能成为重要有时甚至是表达认同、欣赏和区分的核心手段”(“Eastern Europe” 57)。东欧之“新”集中体现在文化艺术中,以东欧先锋派绘画艺术及工业电影的猛增为标志,体现出强烈的“美学革命”意图,用文化艺术作为政治变革的先声。“一方面,它们在新建立或政治变革的东欧国家中经常充当政治表征和身份构建的媒介和声音;另一方面,它们也充当了被‘他者’认知的媒介和声音”(“Eastern Europe” 70)。艾尔雅维茨同意斯诺文尼亚文学批评家西普·魏德玛(Josip Vidmar)的观点,即小型国家只能通过文化在世界上留下印记,“在那里,艺术已经被认作是普遍发展、存在和声音表达的标志,它不仅属于艺术,更属于国家社会”(“Eastern Europe” 74)。艺术的“言说”功能、主体性及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形成了含混的“文化政治”美学。

## 二、全球与地方的差异:“去普遍化”的艺术与美学的回归

“东欧”艺术为寻求自我“言说”与“他者”认同而不懈努力,但在全球化浪潮下,商业化使东欧艺术失去了此前再现政治甚至介入政治的可能,东欧与西欧正在合一,或者说两者的“自我”特性都在消失,而趋向于世界型“普遍化”艺术。准此,艺术是否会统一走向终结?全球化语境中的艺术、美学等形态发生了何种变化,还具有何种功能?艾尔雅维茨指出,在全球化语境中艺术的概念主要来自英语世界,因而“美学革命”需注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艺术作品的影响。此外,英语世界的艺术概念尤指自1980年后“图像转向”以来的视觉艺术。“视觉、‘图像’的丰富以及媒体文化的过剩,常常被看作是现代性和后现代之间彻底断开的分水岭的论据”(《图像时代》27)。因此,艺术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观念也与现代性进程紧密相关。“尽管现代性是未完成的,但在西方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然而在东方、殖民地、前殖民地、发展中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它却遭遇了失败。在那儿,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或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类的概念和关系,通常没有什么意义”(艾尔雅维茨,《艺术的终结》54)。所以在谈论艺术时,必须区分何种艺术、哪个地区的艺术。相对而言,在政治经济愈不发达的地区,作家艺术家的位置愈为特殊,他们被视为民族精英,而“在那些最发达国家里,艺术很少能对政治和国家产生影响,因为供绝大多数人享有的福利制度和社会安全体系明显地阻碍了艺术表达的需要”(艾尔雅维茨,《艺术的终结》55)。

对于“艺术终结论”，艾尔雅维茨重申，艺术的概念、价值与功能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世界、国度、地区也有不同形态。因此，“艺术终结”是“历时性”而非“共时性”命题，即使在持相同观念的艺术形态中，艺术也非“一体化”的匀质存在。艺术终结并非如电路总闸开关一般，能同时开关所有的艺术之“灯”，艺术的存在方式有“地方性”和“去普遍化”等特征。艾尔雅维茨重视哲学与艺术间的内在合一，认为艺术与哲学形成互补，越来越趋于一体两面，艺术甚至强化着哲学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只有哲学才能使我们更加充分地体验艺术。不过，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认为，历史哲学一方面假定或追求具有普遍概念的大写艺术，另一方面却面临着无法有效阐释具体的艺术作品的困境，二者相互制衡构成了现代美学的钟摆运动；美学总是相对落后艺术的整体发展，无法适时有效地为艺术提供阐释，美学的价值判断还会损害艺术体验的审美愉悦。对于这一矛盾，艾尔雅维茨主张回到阿多诺，即美学能够反思“经验的非同一性”，美学为区分艺术的内部经验与外部经验提供了反思，美学与艺术相互依存。同时，美学还具有未完成性，“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注定是未完成的，它承诺了一个根本不可能的结果，因为它试图给不可通约之物一个共同的标准”（《美学和审美》126）。未完成性为界定艺术及预判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没有价值指向“同一”的美学，就无法从整体切断多面向的艺术。

在全球化语境中，美学的两个传统——哲学美学传统（艺术哲学、美的哲学）与分析美学传统——已经发生转变，“美学常成为一种标明各种各样的理论活动的观念，这些理论活动与艺术、美、认识、知觉相连，并越来越多地与文化相连”（《全球化的美学与艺术》21）。同时，全球化的去中心化、非整体化、零碎化等特征为美学的地方性、层次性、差异性体验提供了现实经验。全球化文化层面的重要特征即后现代性，对总体性的反对、对历史主义与折中主义的推进等。在这一语境下，美学作为非中心化的哲学存在允许自身作为没有固定边界或清晰特点的哲学，“作为一种不同甚至对立的知识和理论领域的话语丛，美学只是在它不被精确定义的时候才是可能的”（《全球化的美学与艺术》26）。美学一改大写历史哲学的霸权传统，从主导学术话语和理论框架中退出来，试图建构一种能投入到全球和地方的多元话语，既能解释全球与总体，又允许地方和局部以多元、对立、交织地方式呈现。它不再是具有总体性意义上的普遍概念，也忽略了传统学科的分化割据，“当前美学的吸引力，并不是建基于其概念的精确性和已发展的目标上，而是相反，在于间接的和常常无法定义的特质上，这允许了美学获得很多不同的目标。因而，美学主要作为一种空的能指（empty signifier）而被提出来，但这能使得整个差异的谱系整合起来，有时几乎不相容的学术领域和活动也能整合”（《全球化的美学与艺术》25）。由是，美学越来越与文化同义，它要么成为讨论一切活动的“元概念”，要么成为无所不包的总体性文化观念。从艺术哲学到文化哲学的转变，美学所体现的是“在全球性的深刻变革面前，我们不得不对艺术、文化以及它们在社会发展中的定位进行分析和评估，然后找到新的理论途径，不得不为艺术寻找与它在现代主义时期所具有的揭示真理功能相似的活力”（《美学：艺术哲学》46）。

### 三、美学与“革命”的关联：“先锋派”艺术与文化政治

艾尔雅维茨认为“先锋派”发挥着引领社会变革潮流的重要功能。它以积极介入现实、回归政治、引领革命的姿态，充分发挥艺术的公共介入力和社会实践性，延续并扩展了“文化政治”传统。据艾尔雅维茨自述，自上世纪80年末开始从事学术研究时，“先锋派”就令他最感

兴趣(王杰、胡漫 73)。这两点重要原因:一方面,他不主张纯粹“哲学美学”研究,而始终把目光投向艺术作品,认为只有立足具体艺术的美学批评才有所价值;另一方面,先锋派艺术总与社会、政治及历史变革纠葛在一起。在20世纪80年代前东欧社会主义改革试验期间,先锋派艺术有别于“哲学美学”传统和“艺术批评”的传统路径,积极介入社会变革潮流,发挥艺术的公共职能。艾尔雅维茨试图通过聚焦先锋派艺术,挖掘艺术、美学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以美学或艺术批评对社会政治进行“言说”,体现对“文化政治”传统的延续和扩展。如他所言,先锋派“这种艺术想要突破20世纪欧洲现代艺术的框架,打破艺术应是自律的、非政治的这样一种传统观念”(王杰、胡漫 74)。

艾尔雅维茨把“先锋派”做出简要划分,包括20世纪初以表现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等为代表的早期先锋派,20年代至“二战”结束前后的中产阶级艺术先锋,70年代到80年代末期的第三代先锋派。这种划分与理查德·谢克纳的划分基本一致,“它可分为历史先锋派、当代先锋派(一直在变)、未来先锋派、传统先锋派及跨文化先锋派”(谢克纳 4)。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铁幕”见称的东欧社会文化环境中,“此时,整个欧洲的社会、文化环境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东欧”(艾尔雅维茨,《20世纪先锋派的大纲与细节》53)。艺术如何“言说”并获得“他者”认同构成了先锋派探索试验的内驱动。先锋派艺术充当了社会主义艺术改革试验的角色,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空前亲密。正如李公明所言“研究激进政治与艺术立场的变化关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艺术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东方早报》)。

艾尔雅维茨认为,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时期先锋派艺术的盛行是政治选择的结果,“在如此情况下——在这里南斯拉夫不同于苏维埃集团国家——在艺术上成为抽象主义者、表现主义者或超写实主义者;在文学上成为存在主义者或概念论者;在音乐节的无调性前卫派等等,在政治上都是正确的”(Postmodernism 137)。也就是说,与早期先锋派以追寻“纯艺术”表达方式不同,也与晚期后现代主义先锋派对现存艺术制度的颠覆有别,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时期的“先锋派艺术”以前卫姿态寻求身份认同,进而直接指向“政治先锋”,即通过先锋艺术试图确立其所在国家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位置。艾尔雅维茨深受雅克·朗西埃审美“感性分配”的影响,相信改变政治也要从艺术的感性分配入手,美学与革命本身就是一体的——“审美先锋派致力于美学的革命,也就是说,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我们体验和感受世界的方式,以必要的手段调整我们认知和体验现实的方式。审美先锋派侧重于以各种方式重新分配感觉”(王杰、胡漫 74)。此外,“艺术家所做的绝不仅仅是再现世界……艺术家也在通过其艺术改造世界”(艾尔雅维茨,《审美先锋派运动中的审美革命》95)。先锋艺术能够成为“美学革命”的主要力量,“美学革命”取消了理性与感性、外在社会制度与个人主体意识之间的传统二分法,能够消弭美学中诸种元素间的原有隔阂,如感性、体验、想象等元素,使得美学交织体现在政治、生活、身体、技术等维度中。在这一点上,艾尔雅维茨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另一重要美学家斯特凡·莫拉夫斯基类似,二者都充分肯定先锋派艺术所具有的启蒙性和先锋性(Morawski 4-7)。

## 结 语

透过艾尔雅维茨的艺术美学思想可以发现,“文化政治”是现代艺术、美学、文化等领域扩容的重要路径、具体表征和共有研究主题,体现了自反现代性微观与宏观的统一。艺术“言说”不再只是艺术领域的理论演绎,更是美学与文化的具体表征,其话语背后预设或隐藏的是相应主体、地域、民族乃至国家的主体性、身份认同等“政治”或“意识形态”元素,对前东欧

社会主义改革试验时期的艺术文化反思即聚焦于此。既然艺术的概念与全球化的“主体”相关,那么必须正视全球化浪潮与地方性经验之间的差异性,否则艺术的主体可能是虚假的主体,无法行使真实的言说功能与政治意图。同样,与美学紧密相关的现代性概念也反对艺术的普遍化和整体化,而应该以差异、断裂、多层次的方式呈现出来。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艺术与美学因其共有的文化政治功能走向合一,进而成为新的“表述”中心。

艾尔雅维茨的“文化政治”美学主题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代表性人物如莫拉夫斯基的“后美学”、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及当代法国左翼思想家朗西埃的“审美感性分配”、法国激进哲学家巴迪欧的“艺术真理”等观点内在呼应、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美学的重要景观。实际上,无论是在古典精英艺术、现代大众艺术还是后现代艺术,艺术美学话语均或隐或显地参与到社会文化政治的暗流中,“艺术是对未来的一种预见,也是对政治体制的一种体现和诠释”(邵瑜莲等197)。艺术、美学、哲学中的“文化政治”主题从不缺乏理论传统和现实土壤,具有强烈的理论意义和鲜明的现实性,在某种程度上,艺术或美学中的“文化政治”主题能够预示现代美学及艺术文化的潮流走向。

###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 Erjavec, Aleš. *Toward the Image*. Trans. Hu Julan and Zhang Yunpeng.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ress, 2003.  
[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胡菊兰、张云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 . *Postmodernism and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Politicized Art Under Late Socialism*. California: U of California P, 2003.
- . "Aesthetics: Philosophy of Art or Philosophy of Culture?" Trans. Xi Ge.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 (2003): 40-46.
- [阿列西·埃尔耶维奇[艾尔雅维茨]:《美学:艺术哲学还是文化哲学》,席格译,《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40-46页。]
- . *Aesthetics and Art of Globalization*. Trans. Liu Yuedi and Xu Zhongyun.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ress, 2010.  
[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全球化的美学与艺术》,刘悦笛、徐中云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
- . "Aesthetics and Aesthetics Today: After Adorno." *Academic Monthly* 1(2013): 122-33.
- [阿列西·艾尔雅维奇[艾尔雅维茨]:《美学和审美:阿多诺之后》,《学术月刊》2013年第1期,第122-33页。]
- . "Eastern Europe, Art,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boundary* 21 (2014): 51-77.
- . "Aesthetic Revolutions of the Aesthetic Avant-garde Movement." Trans. Zhang Ruijing.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2 (2014): 95-111.
- [阿列西·埃尔雅维奇[艾尔雅维茨]:《审美先锋派运动中的审美革命》,张睿靖译,《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95-111页。]
- . "The End of Art or 'Love at Last Sight'." Trans. Jia Yongping.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5 (2015): 53-59.
- [阿莱斯·艾尔雅维茨:《艺术的终结或“最后一瞥之恋”》,贾永平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53-59页。]
- . "The Outline and Details of Avant-Garde in 20th Century." Trans. Mao Qiuyue. *Art China* 10 (2017): 50-53.  
[阿列西·艾尔雅维茨:《20世纪先锋派的大纲与细节》,毛秋月译,《艺术当代》2017年第10期,第50-53页。]
- Fan, Yongkang. "What Is 'Cultural Politics'." *Theory and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and Art* 4 (2010): 29-33.  
[范永康:《何谓“文化政治”》,《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4期,第29-33页。]
- Li, Gongming. "Return to the Scene Where Art and Political Concern Are Connected." *Oriental Morning Post* 22

May 2011.

[李公明:《重返艺术与政治关怀相连接现场》,《东方早报》2011年5月22日。]

Morawski, Stefan. *The Troubles with Post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Scheckner, Richard. “The Five Avant-garde, or Does It Not Exist?” Trans. Hu Kaiqi. *Theatre Arts* 5 (2000): 4-13.

[理查德·谢克纳:《五种先锋派,或……或不存在?》,胡开奇译,《戏剧艺术》2000年第5期,第4-13页。]

Shao, Yu-Lian, et al. “Revolution in Aesthetics: A Dialogue with Ale(s) Erjavec.”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2 (2012): 196-202.

[邵瑜莲等:《美学的革命——阿列西·艾尔雅维奇访谈录》,《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2年第2期,第196-202页。]

Wang, Jie, and Aleš Erjavec. “The Basic Issues of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Its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Models.”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 (2017): 40-45.

[王杰、艾尔雅维茨:《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其理论阐释模式》,《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40-45页。]

Wang, Jie, and Hu Man. “Art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Eljavec.”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12 (2017): 73-80.

[王杰、胡漫:《当代美学中的艺术与政治——艾尔雅维奇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7年第12期,第73-80页。]

(责任编辑:解友广)

